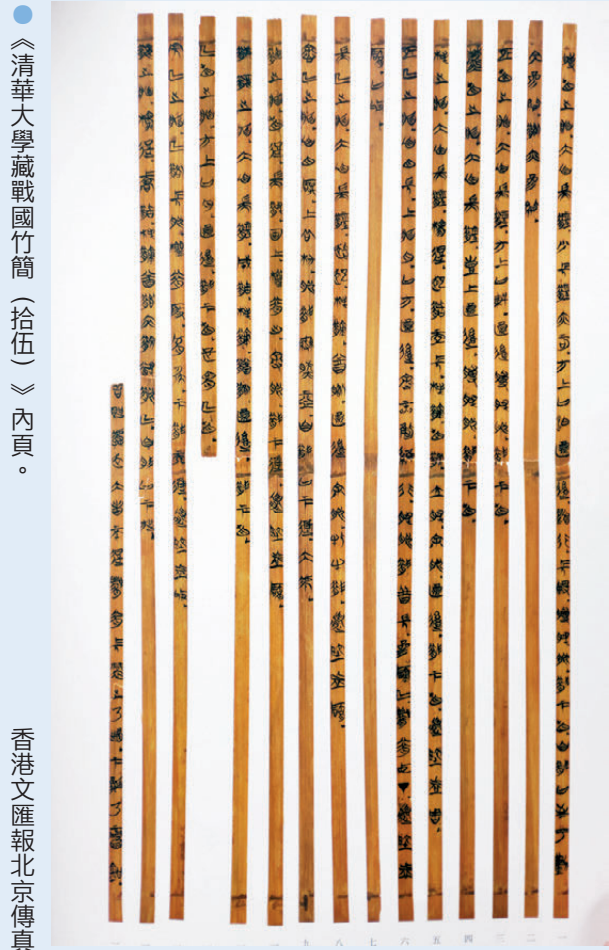


「清華簡」新研究成果 首現中國最早馬政文獻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伍）》內頁。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研究再推新成果。《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伍）》暨校釋、英譯系列成果發布會19日在清華大學舉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黃德寬表示，適值農曆丙午馬年將至，本輯整理報告集中展現了一批前所未見的馬政文獻，對研究先秦科技史與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

清華大學副校長彭剛致辭時表示，「清華簡」的整理研究工作已持續十餘年，不僅為實證中華信史提供了珍貴的文獻支撐，更推動以出土文獻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煥發新的生機。面對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研究團隊主動布局計算古文字學等前沿領域，積極運用新興技術賦能「清華簡」研究，也為出土文獻研究開闢了全新範式。

據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伍）》，由中西書局出版，共收錄《胥馬》《凡馬之疾》《馴馬》《馭馬》《馭馬之道》五篇竹書，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專門論述相馬、療馬、馴馬、馭馬的珍貴資料。

對研究古代相馬術等具重要價值

據介紹，《胥馬》篇共40支簡，聚焦相馬之術，通過詳述十二類馬匹的形貌特徵，闡明

其鑒別標準，對研究古代相馬術、畜牧史及動物考古等具有重要價值。《凡馬之疾》篇共24支簡，其中第13支缺失，實存23支，系統記錄馬匹各類疾病及其症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專門論述療馬的文獻，對中國古代獸醫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馴馬》篇有12支簡，內容為馴馬經驗的總結，主要記錄訓練與芻飲調節方法，強調通過科學畜養保障馬匹健康。

《馭馬之道》含古人馭馬治國智慧

《馭術》篇則有38支簡，全面介紹如何根據馬的肢體動作駕馭馬匹，填補了中國古代馭馬技藝文獻的空白，對於探討六藝之「馭」的具體內涵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馭馬之道》篇有12支簡，主要討論馭馬的一般性原則，並將馭馬之道與「治邦牧民」相類比，主張「徐圖緩進、恩威並施」，其思想脈絡與戰國時期慎到、申不害、韓非子等法家學派多有相通之處。

發布會同時發布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校釋》第二輯5—8卷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7》。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亞當·施沃茲（Adam Schwartz）圍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7》的內容與編譯工作進行介紹。他表示，本書展示了占卜與祝禱的制度化聯動。

話你知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總數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戰國竹簡中數量最大的一批。它們是被盜掘的，出土時間和地點已經無從得知。其內容多為經、史、子類文獻，涉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罕見的重大發現。

2006年底，這批簡在香港兜售，文物商提供了8支樣簡。為了鑒定真偽，清華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李均明研究員專門前往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古文字學家張光裕一起去觀察竹簡實物，確定竹簡為真。隨後，這批竹簡由清華校友拍下並捐贈給清華大學，2008年7月15日正式入藏清華。

「清華簡」是戰國時期楚國人所寫，其中有些字沒有流傳下來，有的字形首次出現。近年來，清華大學不斷深化「清華簡」的整理研究，以每年一輯的速度公布整理報告，並與外國專家團隊合作，啟動編纂「清華簡」校釋和英譯系列叢書，促進海內外傳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清華簡」係從香港拍得

廣西師範大學育才校區，綠蔭掩映中，一座越南式建築靜立其間，中越兩國國旗下，「越南學校紀念館」在陽光下流淌着溫潤的光澤。黃牆灰瓦的越式建築，拱形木窗裏透出的斑駁光影，庭院裏種着與越南校園別無二致的檳榔樹。

1945年9月2日，越南獨立。越南剛擊退日本侵略者不久，法國殖民者就捲土重來。1951年，越南抗法戰爭進入關鍵階段，面對戰火中亟待保護的越南幹部子弟和烈士遺孤，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向中國發出求助。毛澤東主席當即回應：「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同年7月，桂林育才學校在甲山正式成立，成為越南在國外規模最大的「戰時子弟學校」。

2010年廣西師範大學在育才學校原址建立越南學校紀念館。除了育才學校，越南學校紀念館展覽校史還包括越南陸軍軍校、中國語文專修學校、阮文追少年軍校等7所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到中國辦學的越南學校，展廳陳列展示與越南學校辦學相關的照片及各類實物資料超過兩千件。

時任越南副總理的阮善仁在這所培養他的母校紀念館題詞：「越南和中國千年鄰居，百年同志。兩國共一條江河，共一個海洋。睦鄰友好，千年幸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徵兵 廣西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張黑白照片，十幾個瘦小的越南孩童裹在寬大的解放軍棉服中，衣袖長過指尖，褲腳堆在腳踝。這是拍攝於1957年育才學校開學典禮的照片。這些越南孩子來桂林時，最小的才3歲。

根據約定，學校的辦學方針、教學大綱及校內的規章制度均由越南教育主管部門制定，學校行政領導和各科教師亦由越南派人擔任，學校所有活動由越方自主安排。中國派出工作組，擔任諮詢顧問工作，工作組人員最多時達86人。學校一切費用開支，全部由中方負責。

配備泳池 條件遠超同期

越南學校紀念館館長閉彥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孩子們白天躲山洞防敵機，夜裏趕路，走了三個月終於抵達桂林。他們到桂林後才換下衣不遮體的服裝，育才學校還來不及製作合身的，只能先為他們統一換上照片中不合身的軍裝。閉彥龍接待過好幾批當年在生活學習的越南學生，看到這張桂林育才學校當年開學典禮的合影照片感慨萬千。這些越南孩子來到中國桂林後，遠離國內殘酷的戰爭，在育才學校無憂無慮學習生活。

在一張越南學生在游泳的圖片前，前來參訪的越南海防學生阮氏芳梅說，想不到當年這所學校已經有了游泳池。當年學校的中方翻譯盧美念老師說，育才學校修建桂林市唯一的游泳池，配置運動場館。當時整個桂林市的中小學學校都沒有游泳池，育才學校配置遠超同期中國中小學條件。

師生一切用度由中方供應

紀念館裏保存着一份發黃的《越南學生生活標準》，記錄着1953年開始越南學生的餐標：

肉類：每人每天75至100克，豬肉或家禽，每周不少於3次

蛋奶：每天1枚雞蛋或200毫升牛奶

主食：精米300至400克，早餐豆漿、饅頭常備，午餐必有菜羹

被服：冬夏各兩套棉質解放軍制服、棉被、膠鞋，瘦小學生現場量體裁衣

……

校友回憶錄裏的細節令人動容：「我們常看到附近村民蹲在食堂泔水桶邊，把剩飯撈回家淘洗再煮。那一刻，我們羞愧得不敢浪費一粒米。」

2024年11月12日，閉彥龍接待越南岷港市婦女

聯合會前副主席阮氏雪等越南南方教育區校友代表團，70年前在此生活學習的越南孩童，歸來時已是白髮老人。他們在當年中國政府援建的宿舍樓，找到了自己的宿舍和當年的食堂、運動場館，特別是中國政府為越南師生修建的游泳池。回憶起當年在這裏學習生活的歲月，他們激動萬分，久久不願離去。阮氏雪六度重返桂林母校，她說，記得當年來到這裏學習的越南學子，小的只有三兩歲，大的也只有十來歲，除了校舍由中方援建外，師生們學習生活一切用度也由中方組織供應，永遠感恩當年中國政府和桂林人民的恩情。

●早前在廣西大學攻讀農學碩士的越南學生謝光傑表示，想用在中國所學的知識提高糧食產量，讓「桂林恩情」在田地繼續生長。



●早前，來自越南河內的廣西大學留學生周美娥參觀完越南學校後說，她畢業後將致力於推廣中國文化，為中越友誼做貢獻。

建校庇佑戰時學童 越民眾永記中國恩



●1957年桂林育才學校5B班合影，這些身着統一服裝的越南兒童經過千辛萬苦才到達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育才校區越南學校紀念館內收藏着當年越南學生留下的物件。



●當年學校的中方翻譯盧美念老師回憶起在桂林的越南學生。

中國媽媽「良醫兼慈母」

特稿 在一幅刻有「敬贈中國媽媽鄧海棠」的老照片前，盧美念輕聲回憶起1958年那個驚心動魄的夏日。

那天，越南小學生胡仕達不慎跌入校內池塘，被救起時已經沒了呼吸。23歲的中國女醫生鄧海棠沒有放棄，跪地為他做人工呼吸，又俯身用導管一點點吸出他腹中的污水。汗水與池水混作一處，她始終未停。終於，一聲微弱的啼哭劃破死寂——孩子回來了。康復期間，胡仕達望着日夜守床的鄧海棠，怯怯地用越南語問：「我可以叫您媽媽嗎？」尚未婚嫁的鄧海棠含淚點頭。

從此，桂林的晨霧裏多了一個孩子清脆的呼

喚：「Mẹ Đặng!」（鄧媽媽）

六十餘年後，白髮蒼蒼的胡仕達重返桂林，卻只找到一個銀質相框，上刻「敬贈中國媽媽鄧海棠」。鄧醫生已病逝海外，那聲「媽媽」終成永恒回響。

同樣被「媽媽」擁抱過的，還有13歲的阮氏幸福。初到桂林時，她的長髮裏爬滿蝨子。鄧海棠燒好熱水，為她洗頭、篦蝨、敷藥，把亂髮梳成兩條烏亮的辮子。「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兒。」阮氏幸福撫摸着髮梢，彷彿仍觸得到當年的溫度。

1961年，胡志明主席訪華時專門接見鄧海棠，親筆題贈五字——「良醫兼慈母」。超越血緣、跨越國界的大愛，至今仍在瀟江兩岸靜靜流淌。



●1967年在桂林建成的越南「九·二學校」校區全貌。

在廣西的越南學校

- | | | | |
|--|---|--|--|
| 1951年至1958年，越南中央學舍區學校、越南少年兒童學校先後在廣西南寧、桂林和江西廬山（後遷廣西桂林）舉辦，中國稱之為育才學校，先後有約7,000名越南少年兒童曾在育才學校學習生活 | 1953年10月至1956年2月，越南陸軍學校在桂林舉辦，對外稱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特科學校，培養了2,000餘名中高級軍事幹部 | 1953年至1957年，中國政府在桂林舉辦中國語文專修學校（原稱越南留學生語文專修班），共接收越南學生1,000餘名 | 1967年至1975年，根據越南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的協議，阮文追學校、南方普通學校（阮文貝學校）、南方兒童學校（武氏六學校）和南方民族學校（民族學校）從越南遷來桂林辦學，中國將這四所學校稱為「九·二學校」，先後有約5,000名越南少年兒童曾在「九·二學校」學習生活 |
|--|---|--|--|